

第一部 叛 變

寒冷，污穢，隱秘的悉索聲；塔姆包夫的市鎮一九一七年的秋天……

風來同地吹逐着濕雪的凝塊，從牆上和循環廣告的招牌上撕裂着招貼的紙片；那些紙片就鳥兒似地飛到空中去了。發狂地呼號着叫囂着，風在街筒裏穿行，吹得電燈都搖盪起來，將一點忽明忽暗的黃光散射在水灣子上，樹木的光裸的枝幹上，和潮濕的鐵房頂上。水溜子滴答着，電線桿子發着囁囁的聲音。雪是一直地下了又下；這些凝聚在一塊的玩意兒厚厚地覆蓋在街道和邊路上面。

市鎮顯得非常荒涼並且冷寞，火車站是空寂的。只有從機器房和鐵路修理廠裏傳出來鐵的鏗瑯聲，還有火燄照耀着煙燻的窗子。

弗勞次基街是一條幽暗的深谷。在這兒，靠着河流的近邊，顯得更其寒冷了，一股殘酷的風從森林那邊刮過來，燈已經全熄了。

一片高籬笆和一個小花園把律師費多羅夫的兩層綠色的大房子跟街道隔離了。百葉窗緊緊地閉着；一絲光亮也透不出來。什麼都是死寂的，彷彿這律師的一家已經睡下好幾個鐘頭了。但是那一點也不對，因為這一家裏的人是並沒有早早睡覺的習慣的。

主人不在家。在客室裏的絨榻上，一個人坐在那兒等他。

這個人長得挺瘦小。他的厚嘴唇是蒼白的，他那凹陷的眼睛充滿了惡意。在顛顛的地方有兩個凹穴。他的手短而且白，他的衣服是一半軍裝：一件外衣，一條馬褲和一雙挺好的長筒靴。他靜靜地坐在那兒，固定地凝視着。侍女兩次走經他的身旁，可是他甚至從沒瞥她一眼。

那是他的一種習慣。亞歷山大·斯臺潘諾維契、安東諾夫在西伯利亞受了十年的刑役，因了急躁的脾氣和野蠻，他不止一次地被送進苦刑的監房裏去。而每一次他都是這樣地坐着——他的手放在膝上，他那並不看事的眼晴固定在一點上。而他所想的都是關於一些可怕的事情，於是他一次又一次地深深地嘆息着——那些個沉沒在呻吟裏的嘆息……

他現在想着些什麼呢？想着像目前這樣的生活嗎？想着他在遙遠的西伯利亞遇見過的人嗎？想着過去的日子嗎？

在西伯利亞的監牢裏，曾經有過一個叫做彼得·托克瑪考夫的人。亞歷山大·斯臺潘諾維契曾跟他有過三年的交情。他們曾在同一天爲了同一件案子在塔姆包夫被判定了刑罰。黃瘦的彼得永不談他自己的事，不過

在一個爭辯的進程中他總是注意地傾聽着，皺起他那高高的，瘦稜稜的前額，並且睜大了眼睛，常常整一晚上，气得冒罵着他的朋友爲了他的野蠻和他對於人們的劇烈的憎恨。亞歷山大·斯臺潘諾維契只能啞啞地噴着鼻氣。

『革命就要來了，』托克瑪考夫說，『你就要到琪爾桑諾夫去了，可是你帶了什麼去呢？你就帶一大堆意見去嗎？你到底學習了點子什麼呢？』

『你和你的革命！』安東諾夫輕蔑地說，『它來的時候我們已經死過三次了。我討厭這些空談，彼特加！我根本就不相信它，那麼還是不談罷！』

彼得兇猛地搖着安東諾夫，責叱道：

『那麼你爲什麼跑進這一堆裏來呢，如果你根本就不相信它，如果你懷疑它？』

安東諾夫沒有回答……他拿什麼來回答他親愛的朋友彼特加呢？不止一次地他問他自己怎麼一來就會跑進『這一堆』裏來了，怎麼一來他竟能放棄了一個鄉村學校教員的平靜的生活，加入到社會革命黨員的中間，去過一種經常警戒的生活，去等待這一個或是那一個，並且在黎明時躺在隱藏的地方，因了恐懼和寒冷而顫慄着……

他從不瞭解綱領和章則，從不把它們好好地讀過，從沒想到過它們。在另一方面，他却會讀過多少的書籍和冒險故事，而當他讀完的時候，那些社會革命黨員的共同鬭爭的道路，財產的收沒和搜捕時急劇的槍射是多麼

地引人入勝啊！

『我從前爲什麼加入的，爲什麼，爲什麼？』他問他自己，可是我不到回答。那一定不過是在年少氣盛的時候，他的血燃燒起來了。他很想要一個叛變，那麼他就可以得到一個愉快的、敷衍的生活。

但是一股熱勁兒過去了。他一度被激動起來，及至到了冷而潮濕的監房裏，他的血冷卻了。安東諾夫覺得把戲已經玩過，現在他要來償還了……

一個沉悶灰暗的早晨，清算的日子已經來到。一個禿頭的審判官問他：

『你爲什麼搶劫殺人？憑了誰的意思？你叫什麼名字？』

安東諾夫回答不上來，訥訥着，後來嘟嘟囔囔地亂說了一些粗野的話。

『你是屬於什麼黨的呢？』審判官粗獷的聲音問道。

『什麼黨嗎？社會革命黨。』

爲了這，他們給他十二年的徒刑。

我爲什麼跑進這一堆裏來呢？他奇怪着。

彼得·托克瑪考夫被送到另一個監牢裏去了。安東諾夫獨個兒留下來，他的眼睛陷得更深，他變得簡直很少談話了。可是他並沒有忘記他朋友的話。他不再避開討論的場合；他坐在那兒靜聽着，從別人思想的斷片裏他起始織造着自己的夢想。

有一次在冬天，作完了苦工之後，一個睡在他鄰牀上的人到安東諾夫身邊坐下來。他是聖彼得堡蒲提洛夫工廠裏的工人。一個布爾塞維克。政治犯和罪囚們都喊他做蒲提洛夫茲，他長得瘦小，可是他的筋肉卻是異乎尋常的。他的手非常有力；如果他握你的手，你就會疼得叫起來，如果他輕輕地打你一下，就會留下一塊傷痕。

『有時候我連我自己都弄傷了，』他輕輕地敲打着說。『瞧我想逮一個蒼蠅，我就在自己額上打了一掌——於是眼底下什麼都發了黑。』

安東諾夫尊敬他就像尊敬每一個強壯有力的人一樣。並且蒲提洛夫茲是忠實的，直爽的，他的意見被他的同志們所重視。就是監獄的當局也都對他很小心很謹慎的。

『哎，你在想些什麼？你從不開口。』

『我不想空談，』安東諾夫乾脆地回答。他很不高興，他頭疼。

『可是你沉默着又有什麼意思呢？那就像把一個水桶丟在井裏一樣。你固執着你的意見，那個戴眼鏡的傢伙固執着他的——門希維克，布爾塞維克，社會革命黨——可是等到審判的時候就只會胡說亂道。』

『你聽見過一個傢伙他說他叫列寧的嗎？』

『對啦。』

『哎，我聽過他說話，並且還讀過他的書。他跟這一羣只會說說蠶話的傢伙簡直不能比較。你相信罷？』

安東諾夫作一個輕蔑的手勢。蒲提洛外茲吸着一種氣味辛辣的煙，淡紫色的煙霧在牀榻上繚繞着。

『還在尋求真理嗎，你？』安東諾夫惡意地說。『好罷，真理的種類就像這兒的人那麼多。你可以辯論到噁了嗓子，並且想着要弄死沙皇，可是他卻依舊活着，簡直就沒有想到死。他要比我們誰都活得長久哩。』

『你不是這麼說嗎？』

『像命運一樣的眞確！』

『他真會活那麼長久嗎？』

『這一點也不可笑。沙皇有的是權力哪——我的孩子！他有這個——你瞧——我們的鏢鏑，』安東諾夫使鐵鏢子鏗鏘鏘地響着。『可是你就只會發明一些不同的字眼。往磚牆上碰腦袋是沒有一點好處的。』

『告訴我們你要怎麼辦呢，那麼說下去呀。』蒲提洛外茲用斜瞥的目光催促着安東諾夫。

『我計劃走另一條路。我要拿着手槍和炸彈去把沙皇的整族和他底下的羣隊從地面上洗刷了去。』

『哎，小伙子，列寧不是這麼說的。你必須用另一種方法去作。』

『啊，對了，兩個黨員要組織三個委員會罷，我想你的意思是？還要在樹林裏的小組研究會中讀讀宣言罷？』

『你聽我說，我的孩子。在一八九八年我們工廠裏只有差不多八個人參加小組研究會——在樹林裏，像你

說的那樣。等到一九〇五年就有二百多人。什麼樣人呢？絕不像你，我可以告訴你，拿我來當一個例子罷。」蒲提洛外茲摘下他的眼鏡來擦着。「我現在五十歲，三十八歲的時候才學習讀書寫字。你瞧，我並不像你那樣，坐在那兒等待陽光。我學習，也許有一天我會變得有用了。你必須注意你四週圍正在進行着的事情，小伙子。現在無論什麼地方都已經聽到我們的呼聲了。那麼跑到樹林裏去或是組織委員會也到底還是有意義的！」

「啊，我已經讓你餵飽了，爺爺。」安東諾夫插進來說。「我注意地聽着你們，聽了六年，原來你們只不過是一堆喀喀不休的腸子，它使我傷了心，不想再聽你們的了。哪兒我都看不見一點光明。我們都會在這兒勞苦死的……」

於是安東諾夫就躺到堅硬的、惡臭的草鋪上去。

三

可是突然地，革命來到了！回到家鄉去的道路上充滿了花，歌聲，赤紅的旗幟和擎着眼淚的狂歡的面孔。在塔姆包夫的一個慈善跳舞會裏，安東諾夫出賣他鏤鏤的碎片。肥胖的手指帶着好幾個戒指，在滿盛着錢票的匣子裏瞎摸着，扯出十個盧布的票子來給他們的『弟兄』——兵士們。

在那些日子裏安東諾夫是一個英雄。光榮使他的腦袋轉了方向。

『這才是那個本質呢！』他想。『我們受罪，耐心地忍受着辛苦，可是從那裏面才獲得了幸福！』

他瞧着他的同志們在世界上高昇起來，作了部長和次長，把握住報酬最優地位最顯著的職務。這些昨天的囚徒現在都變得矯健而且紅潤了，起始用一種更其幽閑的樣子走路。有些人甚至肚子都膨了出來；另一些人說話也變了樣子。他們不再說一句簡單的話——而是嚴肅，勝利而且莊重。

那些還沒有能够抓到一件大的職務的朋友，自然還可以認得出來，然而却用一種謙遜的語調說話。他們永無一點空閑的時間，總是在忙着，國家大事緊緊地壓在他們的身上。

再有一些人就誰都不認得了。魔鬼曉得怎麼一來——一個一輩子穿着破碎的平民服裝的傢伙會突然穿戴起一件外衣，一條馬褲，靴子和一枝掛在皮帶上的手槍。他也許是一個將軍，一個團長——或是一個軍需官？

黨的機關是在一種永遠的狂歡狀態之下。『我們，社會革命黨！——我們，革命的真正的戰士！——『自由勝利的俄羅斯的地域』——『自由』——『權力』——『土地』——之後——『hurrah, hurrah！』——沒有窮盡的一些『hurrah！』

嘈鬧跟輝赫使安東諾夫全身戰抖起來。『啊哈！』他想。『我們到底找到生活了！我一定可以做塔姆包夫全省的委員。此後，我將遷到彼特羅格勒去，去發命令，去使每個人都知道——於是我就著名了！』

突然這些夢想都破滅了。安東諾夫被任命為塔姆包夫第二區民團團長的副官。

這簡直是一個笑話！他們都在開他的玩笑！什麼地方都有人談着這樁事，在省裏和聖彼得堡的高部級關裏，

然而像民團安東諾夫這麼一個極其平凡的傢伙，這已經够好的了。這件事給他增加了不少權威——他可以捉打賊人。

今天省民團團長布拉托夫和一個社會革命黨黨委會的委員命令安東諾夫在律師費多羅夫的家裏會面——爲了這種原因，安東諾夫不太高興。他現在等待他的上峯已經等了整整一個鐘頭了。律師的家裏很靜，你可以聽見一隻老鼠在地板下面抓搔着，窗子外面——就只有風跟雪……

牆上的鐘單調地、無聊地滴嗒着。一些無聊的思想穿經他的腦袋。

四

門鈴響了兩次，憤怒地。門軋地開進門廊裏來，在那兒人們脫掉外衣，一面喘着氣，還低聲哼着鼻息。安東諾夫順順頭髮，又拉拉上衣。

律師是一個有鬍髭的人，穿着得非常莊重，一點毛病都挑不出來；他走經客室，一面走一面招呼他的客人。『一會兒我就來陪你，就只一會兒！』

一個矮胖子，布拉托夫跟着主人走進房子裏來。相伴着布拉托夫的那個人安東諾夫並不認得；他長得高高的，有着灰色的頭髮，高起的眉頭，和一束長鬍髭，作成哥薩克人的樣式下垂着。

「亞歷山大·斯臺潘諾維契，」布拉托夫說，替他們兩人介紹，「這是彼得·伊凡諾維契·斯托羅折夫，區委員，住在德甫里基。記住他了罷？他是跟我們一道的，並且還是一個要人呢。」

「常常到我那兒去玩罷！」斯托羅折夫很鎮靜並且動聽地說，「我總是非常歡迎你的。」

「那麼，現在，彼得·伊凡諾維契，」布拉托夫又轉向斯托羅折夫去，「布爾塞維克在聖彼得堡得勢了，這是事實。我們必須把什麼都準備好。你在那那一區裏是一個傑出的人物，你一定得到鄉間去增進我們跟人民中間的聯繫。我們談過的那些你統統記住了罷？那就好啦。告訴他們——從黨委會裏——叫他們統統要準備好了。」

「好罷，」斯托羅折夫靜靜地同意說，「我現在想去瞧瞧律師。我是爲了一小塊土地來的。我想看看契據。我買下了湖邊的一塊地——從當地的地主那兒。」

布拉托夫笑了，「你爲什麼要那麼忙呢，彼得·伊凡諾維契？無論如何那總是你的了。」

「一點也不錯，那總是我們的。不過這樣到底更穩當一點；如果再付了錢，那就完全有了法律的根據。」

斯托羅折夫拿出手來，先跟布拉托夫握一握，再跟安東諾夫握。

「有功夫去瞧我們罷，我們那塊兒可好着哪。」

布拉托夫和安東諾夫被留下來了。那個頭目點起一支短短的煙斗，丟掉了火柴，走到那邊的絨榻邊去坐下。

「你曉得爲什麼我跟你約定在這兒會面嗎，亞歷山大？今天早晨黨委會裏開了一個會議，你被任命了一件重要的工作去作。你要到琪爾桑諾夫去作鄉下民團的監督。你願意嗎？」

安東諾夫什麼也沒有說，不過一種色素染上了他的面頰。

『什麼都要破壞了。』布拉托夫繼續說。『現在在聖彼得堡和莫斯科，布爾塞維克都佔了上風，照時行的謠言推斷起來，明兒個我們就都在人家手掌底下了。上邊的指令讓我們準備自己並且搜集軍需，懂得罷？在琪爾桑諾夫，他們全都是你的朋友。你認得彼得·托克瑪考夫嗎？』

『我的確認得。』安東諾夫兇狠地笑着回答說。

『好罷，我們就要把你派給他們。那裏還有露施齊林，祖葉夫，葉哥爾·伊洵，普魯日尼考夫和達維多夫——你們都是一塊兒的，不是嗎？』

安東諾夫點點頭。

『派他們到較大的村落裏去。』布拉托夫命令道。『我幾個人叫他們去找尋可靠的羣衆，搜集軍械，還要好好地留心着它們，準備好有一點新的進展我們就會讓你。知道，你還要注意，亞歷山大，只要你盡力去作，我們就會報酬你許許多多。你懂得嗎？你到那兒儘可以任意去作——我們給你充分的自由。只不要有一點閃失。如果你跟狼在一塊，你就要像狼一樣地嗥，而等到你要抓住它們脖頸的時候，那就去抓住並且一定不要閃失了目標。』

『我儘我的力量罷。』安東諾夫咬着牙說。『你放心，我不是傻子。』

『好啦，那麼，第二件事情。今天夜裏，有一件小事要作，可是——要非常，非常巧妙地去作。在市政廳院子裏有無數的萊福槍。今天夜裏我們一定要把它們弄出來，等到明天就太晚了。我們就打算把它們送給你——在你那

新地方你可以把它們藏起來。我已經告訴了李昂諾夫，他是擔任守衛的。他會派人來。早上兩點鐘在你那兒你就可以全都遇見了。」

這時候，他們的主人走了進來；一股優美的芳香散佈在房子裏。

「喂，我好歹閑出來了——來陪伴你們瑪沙，來點心啊！」

「噯，千萬不要，今天不要給我們預備點心。你知道爲什麼——還是讓我來替你們介紹一下，那麼我們就可以談公事了。」

「不，真的，我們真不要吃，」布拉托夫抗議道。可是侍女却已經捧來一個盤子，盛着一瓶酒和一些飯。「瞧這兒，這都是我們自己的積蓄，專爲了招待我們親愛的客人的。」主人聲勢隆重地說。「每位一杯，至少喝一杯。」

布拉托夫談着，主人和安東諾夫聽着。談話的主要意思就是從此以後費多羅夫先生跟亞歷山大·斯臺潘諾維契必須互相信任，並且所有從費多羅夫家裏收到的安東諾夫的命令一定要確實地執行，並且爲了使事情更穩當一些，將來安東諾夫就要叫費多羅夫做高爾斯基，而不要再叫他費多羅夫了。

爲了在路上暖和一一點，他們吞下了第四杯酒去，於是客人們走出去穿起外衣來。

「他還是一個了不起的人嗎？」當他們往外走的時候費多羅夫拉住布拉托夫低聲地問。

「這傢伙啊！哈！一個大人物！一個完全沒有希望的人！這種人只配填墳口！我們緊緊地約束住他，他也許還會有用。我們現在要派他到琪爾桑諾夫去做民團的監督。他到那兒去頂方便；又光榮又有權勢。軍需人，我們正在準

備一切了！

布拉托夫狡猾地狂笑起來，在門廊上費多羅夫把安東諾夫拉到一邊，問道：

『你就要到琪爾桑諾夫去啦？不知道你是不是高興順便作一點小事，呢，肉啦，奶油啦，或是雞蛋啦？』

『我總會給你帶回百把個雞蛋來，』安東諾夫笑着說。

『嘻嘻——我需要整千的，呢……再見面時再說罷，我要減價出賣或是送人的。』

『再會罷，』安東諾夫回答說，自己心裏想：『多麼混蛋的傢伙呀！』

五

……第二天早上布爾塞維克們宣稱在市政廳的院子裏有許多萊福槍不知道被誰或是誰們搬走了，在會議裏交互熱烈地攻擊着，報紙不惜用冗長的篇幅去批評政治上敵對的形勢，不同的政黨組織起一個委員會又一個委員會，來調查這個事件。

照市政廳的指令組織起來的委員會裏有布拉托夫，安東諾夫和一個布爾塞維克的代表，他們整整幹了三天，無效地詢問着守衛的人，鐵路員工和民團的團勇，萊福槍竟丟失得連一點痕跡都沒有。

『這些倒霉的萊福槍是否真正存在過都是很成問題的，』登載着那個委員會的報告的社會革命黨機關

報的評論說。『看起來這不像是布爾塞維克假造的事件，並且在這後面不會有什麼陰險的圖謀嗎？』

六

一個星期之後，安東諾夫離開這兒到琪爾桑諾夫去。那是陰濕的十一月的天氣。市鎮還像往常一樣的沉寂；風在街筒裏奔馳着；武裝的巡邏兵走來走去。布爾塞維克已經得勢了。

在塔姆包夫省的南邊，在低下的池沼和水流中間，遙遠的特列斯琪諾村跟世界隔離開去。遠在第一次革命之前，特列斯琪諾的富農們已經和社會革命黨混在一起了。

不止一次地安東諾夫避開追趕他的人們，藏到特列斯琪諾附近的叢林裏去；他認得每一條小道，洛帕汀河的每一個拐灣，湖沼裏的每一個小島，村子裏的每一個農民。特列斯琪諾的農民也都認得安東諾夫，並且還不止一次地幫忙他避開危險。

就在這兒，在特列斯琪諾草地的安全的地方，他集合起在荒野裏闖來闖去的逃亡的人們。

七月的時候朦朧地浸潤着這整個的世界。天氣是炎熱的。裸麥的穗子漸漸地變重了，從菓園裏飄來蘋果的香味。

牛虻在洛帕汀河上瘋狂地飛舞。空氣燥熱而且窒息。在河流的右岸上，人們從早晨就聚集起來了。

偷偷地向外面張望着，那些穿短棉襖和穿長軍裝外套的人，他們顯然有許久不曾洗臉——從矮林裏爬出來，看見別人都跟自己一模一樣，就湊到一塊去了。

中午時候，在草地上有將近二百個飢餓的，脾氣暴躁的人，武裝着他們隨便可以抄在手裏的傢伙。

太陽起始西沉的時候，一隊騎馬的人涉過洛帕汀河，濕淋的馬匹馱着它們的騎者——安東諾夫的將近書四十個人的『隊伍』——到河岸的富有水分的青草上來。

整個的一隊都一律地穿着皮緊身，紅馬褲和紅帽子。

所有的騎者除掉安東諾夫，托克瑪考夫和伊洵都跳下馬來。逃亡的人們圍住安東諾夫的騎兵，指劃着他們的緊身，撫摩着他們的馬鞍，讚美着他們的榮福槍，用舌頭作着低微的咯咯的讚嘆聲，恍惚地念着咒語。

亞歷山大·斯臺潘諾維契·安東諾夫細細地體察着這一羣野蠻的無賴漢，他們像老鼠似地在洞穴裏躲避着紅軍和白軍的哨兵，而準備爲了飯和『月光』一般的沃特加作出一切的事情。

『都是些生手罷，他們？』伊洵低聲跟安東諾夫說。『他們也許會把你領到魔鬼的舞蹈裏去呢。』他破口大笑起來。

『你不好跟他們談談？』安東諾夫轉身向着托克瑪考夫說，他正在憤怒地睥睨着人羣。

『頂好還是讓葉哥爾加去作，他是個耍嘴巴掛的好手。去跟那些烏合之衆談一會罷，葉哥爾，你的話他們懂得頂清楚。』

『那麼好罷，』伊洵磨着牙齒說，他的臉顫動着，『總有一天我把你的舌頭割下來。』

『來呀，注意！』一個穿着一件奧地利破外衣的沒有刮鬍鬚的瘦傢伙高喊着，『你們這些私生子們和軍官們，讓我們一起吶一聲喊罷！』

逃亡的人們高喊着，傻頭傻腦地聚攏來。他們知道爲什麼安東諾夫把他們聚集在這兒，他們以前也聽見過他，並且已經猜出這位新的頭目正需要着人手。

伊洵約束着他那不安靜的馬，起始說話。他灑下了一大串的笑話和變調的語句，還毫不吝嗇地說了許多髒話。這一羣污穢雜亂的人搔抓着，會心地笑着。

離人羣不遠處，一個厚嘴唇的小伙子和一個長鬍鬚的農人坐在一棵矮樹底下。小伙子一面忙着捉他襯衣裏的蝨子，一面傾聽着伊洵的演說。

『又是一個！』當他在蒸發着汗臭的破衣服裏摸索時，他這末搜尋着。

『我們的蝨子就像罪惡一樣多，而一盆卷心菜湯加點兒羊肉對於我們是一點壞處都沒有的，我想。不過——他們不會騙我們嗎，上帝？你覺得怎樣，畢亞特魯哈？只瞧那個傢伙的臉蛋罷——紅得像血一樣。我打賭他一定有他的一手呢！你看怎麼樣呢，畢亞特魯哈？聽啊，他答應給我們紅褲子和皮緊身了。可是——願上帝把你的靈魂吹到地獄裏去——我們得替他打仗哈哈，我的孩子們！Butrad！』這個傢伙喊起來，搖着他那生滿了蝨子的襯衣。於是大家的聲音都一同喊叫起來。